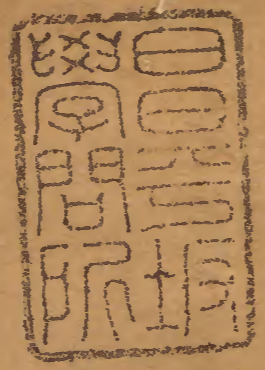


近思錄集解標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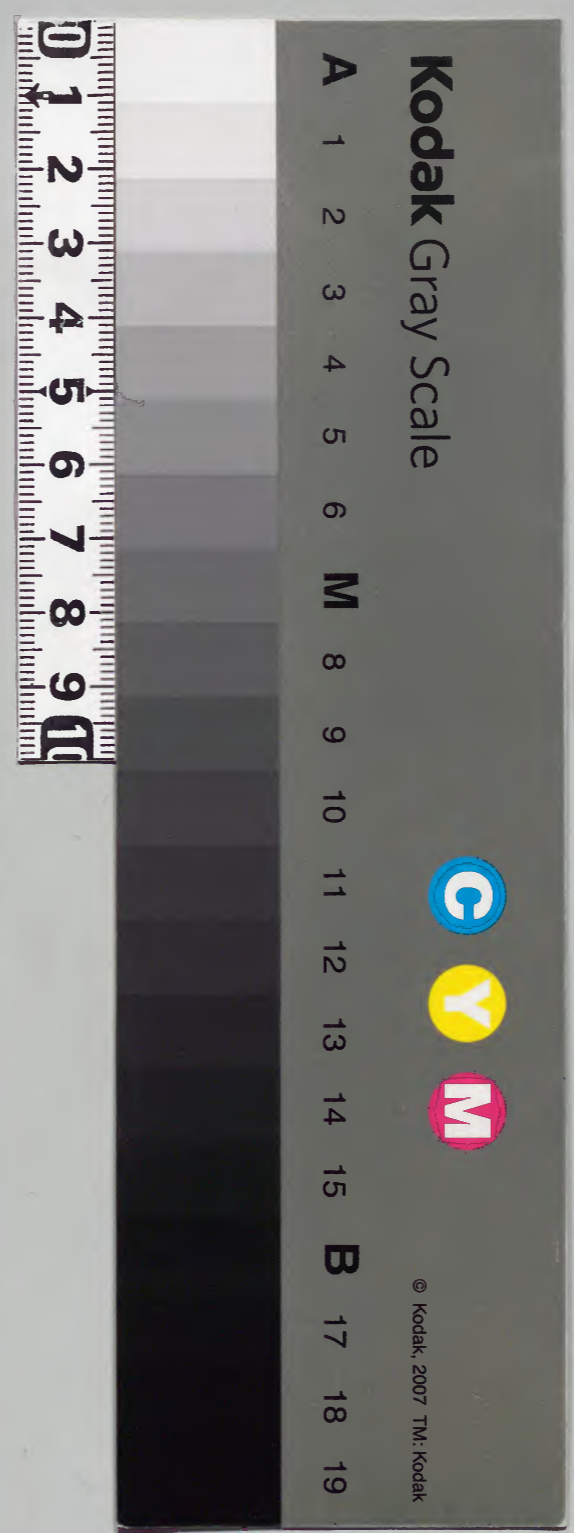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九	三	九	七	一
漢	書	門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九七	漢書
九八〇六	漢書
函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7
	冊數	6	(2)
	函號	298	165





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聖賢學力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聖也字本

作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

伊尹耻君不為堯舜

志伊尹之志

學顏子之學

淺草文庫

顏子所好何字

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知斯道之大而用無窮矣。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者也。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益三千。

聖人可學而至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

學之道如何 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為聖為賢。

其本也 貞而靜，其未發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貞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也。曰貞而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稟未與物接之前也。

形既生矣 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

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于樂怒近于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已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

其性而亾之性動則為情然情炎於中未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亾愚者反是梏猶

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養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

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誠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

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

勇之中備此三者

立身錄卷三

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
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
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
非禮者私欲之害

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
已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

教顏子為仁之目而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

學之道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
心曾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

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縱過即改已
改再不貳也又易係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孔子所以稱
顏子

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已之明
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已之誠也皆孔子所以
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中顏子

則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

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
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

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
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歿則不淹時日所守

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皆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

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

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

聖賢之言不
得已

包涵盡天下
之理

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修德徒以

記問辭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

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

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

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

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

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

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後人徒志

於為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來書

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

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

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

子所存非所汲汲

君子學以為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外誘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

君子非所汲汲

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

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辯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

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

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

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問乎內外

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

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

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

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

何者在內

內外二本

天地普物無

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

應君子太公順

二句此書之緬領

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待而能定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常

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

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太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

此二句又此易曰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

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也

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

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

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大槩端蓋不能廓然而太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不自知

反鑑索照

二病展轉相

因

明道說得濶

病源與釋氏

相似

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

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

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自用智之語

恐卽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

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濶非專指佛

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

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

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

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

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朱子曰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太公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

正 聖人喜怒哀之

哉自私自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
寂滅故常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
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
太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
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
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
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聖人
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
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
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
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
怒之正為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怒哀怒是未嘗自
私也然其喜怒哀怒皆係彼而不

得深誘小

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自用智喜怒其視聖
人之喜怒哀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
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
公觀理則順 內重
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道義
重則
外物輕造理
深則者欲微

德業 附知行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乾九二文言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也擇
言篤志是實事也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

進德脩業只是
是一事

聖學之始終

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是一事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至謂至善之地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極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學之始終也
伊川易傳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

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弗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敬義

君子主敬以
宜內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形於外非在外也
坤六二文言傳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用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餘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

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伊川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

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
故曰不孤也

直上達天德

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敬義夾持

直上達天德自此明道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

夾持更不得只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

可上達天德矣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

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

是都無事也明道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

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

有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問

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

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

敬是涵養一事

問敬義何別

義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

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

烏得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

是而不知主敬者固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

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

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

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橫雜且如欲為孝不成

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只守着一箇

侍奉當如何温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伊

言此以明集義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

道必有事焉者也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若以敬

只守着一箇孝字

敬義不可偏廢

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至矣

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日以敬直內蓋有意歟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敬無期必計效之意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坤道也明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若釋老敬義見異端類

敬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明道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入道莫如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伊川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

知有不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

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

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

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

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

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

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

不安也私爲恭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

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今容貌必端

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

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是天理合如此
只是箇循理

禮是自然底
道理
須是恭而安

謂矯節作爲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學者須敬守此

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
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養心莫善於持敬

伊川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可疑

思無邪毋不

只此二句循行

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

不敬不正也

明道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

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敬而無失

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明道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

寫字時甚敬

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矣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

只此是學

字好只此是學

明道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毋不敬可以對越

上帝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並明道以

敬則自虛靜

上元本係四卷存養類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誠無物也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

喚做敬

伊川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

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

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坐禪入定

伊川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處絕聖者絕其聖明棄智者棄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體用中主一銘有主

人心不可二用

主一之謂敬

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開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

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

程子有功於後學
拈出敬字有力

致敬須自此入

獨之意此意常有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忝作之意耳無適只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
嚴威儼恪非敬之

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伊川敬存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弛

慢而心能敬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眊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伊川以上係元

本四卷存養類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喪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

誠於學矣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敬以直內是

涵養意

誠敬 恭敬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

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
故孟子言性

善皆由內出口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

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

敬只是主一

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
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
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
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只
是主一也主一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
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
意直內是本伊川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
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
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
主一如何○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
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存乎中也動
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
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

聖人脩己以
敬
體信達順之
道

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卦象傳匕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
可萌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
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
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志中有所
主則威震不足
足以動之矣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
其敬以修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
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
舉無乖爭陵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
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龜龍在

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

天饗帝

伊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

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

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

與叔可謂敦篤儼然危坐

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

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

伊川盤坐曰箕踞時曰踞箕踞踞乃傲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

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元無二語

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

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道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

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以上元係有養類

無妄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

矣哉

伊川震下乾上為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

邪偽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既已無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無妄之象曰

要識得真妄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

於正理即是妄也即邪心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

乃過也過則妄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明道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

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濂溪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不於內者無不實矣上元本八卷治道類

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

曰無妄之謂誠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深哉

詳見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

子曰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肯之深也以無妄而往無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

無不能動之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

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

其志也

伊凡理之所以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

者乃妄也

伊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

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不為妄動

矣

伊

誠意 養誠

又見存養類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

是為偽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

飾之將以為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

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

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誠意者合

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修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

於虛辭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

正誠纔有可居之處

忠信為實下手處

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工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終日乾乾大的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君子終日

乾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忠信

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明道乾至健至動故進德修業皆進

為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伊川曰志道懇切

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不誠蓋實理中

乾道坤道

實理中自有
緩急

一覽如見肺
肝

送約窮源

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
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
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
知量也方其創艾其弊默養其誠顧所患日力
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橫渠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

心感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
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

必通之道也

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私主則物來能應者感

必通也若夫有量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 其九四曰貞

吉悔亾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
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
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
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
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

謂虛中無我之

我之謂也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悔二為排三為股五為腓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

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之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也

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

所不通乎

伊川咸傳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心志

趨向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明道朱子曰學者志識固

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獵遠慕等以進非徒無益而有害之

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本注云時

聞此語流汗
浹背
看過不蹉一
字

正為已為人
之分

將第一等讓
與別人

以經語錄作一冊。嘆。轂云嘗見顯道云某從洛
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
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
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噴。却記得許多。可謂
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
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
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
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係滯。則本志未免昏
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
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學者為氣所勝。習所
看史。此正為已為人之分。
奪只可責志。明道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
足以勝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

八便以聖

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
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棄一也。言學便以道
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伊川性無不善。人所同
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
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

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
之。則可與權。伊川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
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
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
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
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
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科舉奪
志**見七**做官奪人志**伊川元本係十二卷。仕而
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

近錄卷三 為學 五 美四百五十三

根本須是先
培壅

馳騫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哀惡
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
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
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根本須是先
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
由勉與不勉也
明道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
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
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
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志氣

氣質

見後存養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橫渠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
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或謂人莫不

只是志不勝
氣
學以立志為
本

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
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明道學以立志為本
而後氣質可變化 為

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
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橫渠所貴於學正
欲陶鎔氣質矯正

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
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便是教
人變化氣質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

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
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明道

氣

理氣

橫渠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

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

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正蒙

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

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

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屬厭猶飫足也君

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

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

以口腹累其心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它慮引者此氣也厭習纏繞未

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橫渠並係元本五卷舊習

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

義理與客氣相勝

客氣消盡是大賢

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

必有歉歉之色伊川元本十二卷明道曰義理與客氣

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

消盡者是大賢遺書元本五卷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形氣之使然凡

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明道理勝而氣平則

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及致扞格矣元本係十二卷

言行 忠恕 忠信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學只要近裡著已

以此是學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

蓄成其德伊川大蓄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

此則蓄德見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鞭辟近

者切已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存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倚於衡也夫

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誣

則以是而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

以上皆切已之學

忠恕所以公平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

也朱子曰查滓具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

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

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

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

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常如此持養久亦自明徹矣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

○以上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言之

忠信行篤敬者力行質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

之事說並見論語

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

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

臆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

○以上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言之

忠信行篤敬者力行質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

性善以忠信為本

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知性善以忠信為

本此先立其大者

明道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

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

知禮

禮義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

天地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

所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

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

之樂耳

並橫渠正蒙元本十二卷

天理

人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橫渠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

循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自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

上達下達

近思錄卷一

為學

三百五十五

狗人欲者歟

橫渠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大抵遠狗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

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伊川元

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之公

古今之學

古今之學者為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者為

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說見論語敬已者知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已

非為在人為人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証用故學而為已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為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

學須分內外義利是生死路頭

便是生死路頭

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

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

伊川為已者盡吾性之當

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已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其性矣

學有先後次序

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近

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

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躡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

凱語若江海之澣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澣則漸漬而

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

渙然冰釋

一言一事總
走實

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今
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

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

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

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

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

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

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伊川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

而廢勉焉孳孳久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

其有得於斯可以必矣所以今之學者如登山麓

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

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自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是甚麼精神甚麼骨肋

內外

名實

進退

橫渠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

學者如登山
麓到峻處便止

學者須是務實

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

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蓋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相資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

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正蒙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勉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容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學者須是務

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

心則一也

伊川志於求名則非實有為而為即非利

君子之學必

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

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

者極也

伊川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底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問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說樂

人已

學知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伊川繹往來紬

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以善及

與人為善之意

君子以振民育德二者為己為人之道

須是就事上學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

善有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眾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

為善之意如此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

所謂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

矣奚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

甚勞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

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明道

振民謂興起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

務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明道

振民育德修已治人之事也然

讀書窮理為先務二者之言各有在

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

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讀書為窮理

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冊之外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

此一言各在也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

學便須知得力處

明道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循序

自得

代大匠斲

學不進只是不勇明道志氣之勇人安重則學堅固伊

踪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隳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

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

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橫渠人有妨廢

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

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既學而先有以功業

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

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

希不傷手也橫渠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

愛不可輕議

于道矣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

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

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

源已不正終凡事救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

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為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

者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

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並橫渠不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分此

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

工五頁三

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

五者次第和須而進

以此警策一

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知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川說見中庸不博則無以俸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踈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不足則以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或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慾之私而陷於自欺之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缺一雖有今且只將尊

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來於問學者有所背

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

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此

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

是博文下學之事

叵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

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讀書求義理編

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

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必求

五年庶幾有進

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

頃閑度逐日似此五年庶幾有進橫渠君子之學少有間斷

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問學日廢矣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

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

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

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耻於下問內則欺已外

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

聞而行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

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

吾輩不及古人

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

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怠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育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設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

目時時自醒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

處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

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

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橫渠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爲

脫然如大寐得醒

近思錄卷一 爲學 三十一 四百卅五

急如是則所修
乃日見其進也

困學 學治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以

密而制事審朱子曰魯親困之進人也為德

也須從這裏過

辯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

疾以此橫渠係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

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

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疾災患

詞學便要明理
治須識體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明道論學而不明理

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明善 弘毅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

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

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

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

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明善為本固執之

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乃立廣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

已

橫渠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

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

四百十二

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寔微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

無以居之

注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也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狹陋自足故

無以居之並明道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

弘則隘陋人所以不能行已於其所難者則情

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

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

志不立氣不克故有

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克

然為之人亦未必怪

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彼且羞縮之病消則有

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

滕文公行三年

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以自強故有情與羞縮之患 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

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

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橫渠元本十卷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必不

顧况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為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修德

無時不學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

也伊川蹇傳此教人以處險阻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

九德最好
皇山九德

學問之道在
唐虞之際

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九德最
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好明道元本五卷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
廉剛而塞疆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
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
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
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優而毅則優
不至於隨勁直而温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
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踈剛者或
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
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
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
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
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
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
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
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言有教動有法

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橫渠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言言

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
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又
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
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學力應驗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伊川人
生天壽

國祚所以祈
天永命

有命而修養之士保鍊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
壽國祚之修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
可以祈天永命常人資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
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
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
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

積力久而得之也

經學 文學

聖道如大路

買積還珠

異日見卓爾
於前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積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積而還其珠說見韓子

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

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道非

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問作文害道否

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

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

為文亦玩物也

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

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

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美心齋

輔人文以化
成天下

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

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

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徒術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優倡戲也齊齊肅純一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之意也說見莊子

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習

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

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

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解見後觀且如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

詞章之文也伊川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又謂人倫禮樂之文又本卷前一段

論今文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入經

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橫渠上下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

惟心亨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道學 理學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橫渠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此為天地立

心也建明義理扶持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義

為天地立心
為萬世開太平

須入深處看
方有得

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

之可得也

橫渠元本二卷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

見皮膚便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

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

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伊川元本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

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

曾子易箒須要如此乃安

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生

順安無

人不能若此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

復遺恨矣

實見得是實見得非

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

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

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

凡實理得

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

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

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

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

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

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

不實願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

只成就一
是

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
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
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
得也此一節反復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
者亦要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
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
見處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
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
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敢如此須是實見
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伊川元本七卷心有實
見而後謂之有德此

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
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學不能推究事理只

是心麓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麓橫

元本三卷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
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
毫之間斷

友道 師教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明道朋友
相處非獨

講辯之功薰陶漸染
得於觀感自然進益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

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

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橫渠君
子修己

脩己必先厚
重

琴瑟簡編

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其重厚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已之賢然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元本五
卷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

學者須先溫柔

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倍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始則氣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
溫柔則可以進學
關里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德之地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橫渠元本五卷詩抑為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親
溫和恭敬為德之本

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

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

素孚則信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

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明道誠意多於言語

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

得大學西銘者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向方教之以大學使

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

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謝顯道

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者學問根本

却似扶醉漢

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

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

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西銘 東銘

橫渠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

然中處正本朱解已全述性理四書愚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此

謂孝子成身即明道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

仁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

一篇意極完備

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訂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而實踐之

至此則又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

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

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

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

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已之性而全天合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

也理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

游酢能求言語之外

西銘即中庸之理

至於兼愛何如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

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

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特字中

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理之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

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無分並立而

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

曰此是一直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

正蒙西銘之書

擴前聖所未

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理一而分殊

此是一直看

西銘卷之三 楊特字中

各自有理一分殊

親踈同胞裏面便有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
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為已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

龜山有新愛之說

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生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破愚
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

訂頑砭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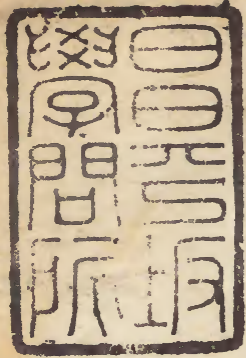
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謹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辯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系其身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

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頑者暴忍

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文化年未

